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狐狸緣全傳

第七回 癡公子怒叱蒼頭 眾莊丁定計擒妖

詩曰：流水姻緣不久長，長憂獨臥象牙牀。
牀空夢醒推鴛枕，枕冷魂消月滿窗。
窗外妖狐來竊盜，盜他真實是元陽。
陽衰陰盛實堪恨，恨把書房作病房。

話說老蒼頭親眼看見將延壽兒掩埋已畢，不免又悲痛了一回，對眾說道：「如今亡的亡，病的病，皆由被妖之害。我與妖情勢不兩立！求眾位仍然幫我商酌，如何辦理方妥？」眾佃戶說道：「你老不必著急，咱們今晚大家先捉他一次，如若得勝，那就不必說了。倘若不濟，咱這裡有一個手段最高的，提起來誰都知道，他原本是個老道打扮，善能畫符降妖。現在住居迎喜觀內，真似活神仙是的。那時將他請來，准保妖精可除，公子之病也可痊癒。」蒼頭聽罷，說道：「這主意卻很好。咱們先到前邊司事房歇息歇息，吃了晚飯再來書院巡察。」

於是大眾出了果園，蒼頭說：「方才延壽兒之事，多蒙眾位扶持鼎力。本該治酒酬勞，但因公子之病，不能得暇。俟過日定行補情致謝。」眾佃戶道：「老管家何必如此說。這些事俱是我等應該效力的，何謝之有？」蒼頭道：「公子傷了真元，恐其命在旦夕。今晚咱將書院圍裹，倘若拿住妖怪，那就不用說了。若是拿不住，你們說的迎喜觀最善捉妖治病的是怎麼個稱呼？說給我，等明日好找去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方都稱他為王半仙。你老若是找他時，他那觀外擺著攤子，到那裡一探聽就可知道了。但這些事你老也須稟明公子，然後竭誠辦去方好。」蒼頭道：「眾位說的也是。你們先去用飯，候著我去通稟，回來再作道理。」

說罷，一直來到書齋，掀簾而入。見公子昏昏沉沉，在牀上仍是合衣而睡。老蒼頭猛然一看更覺不堪，真是面如金紙。不禁點頭暗歎，一陣心酸，早落下淚來，暗叫：「老天那，老天！我上輩主人世代積善，輪到我這幼主，怎麼叫他逢這樣異災，病至無可救處。」

老蒼頭正自默想，忽然見公子似夢裡南柯一般，兩眼朦朧著，扎掙起身形，東倒西歪的走了幾步，用手拉著蒼頭，含笑說道：「小姐這等用心，叫小生」，「叫小生」三字將已出口，老蒼頭便道：「公子，是老奴進來了。那裡有小姐敢入書房之理？」周公子這才將眼一睜，方知錯誤，自悔失言。欲要遮飾，又改不過口來，不覺滿臉羞怒，遂拿出那阿公子的氣派，發出那嬌生慣養的性情，一回身，就賭氣坐在椅上，瞪著兩眼大聲說道：「我告訴你沒有？我在這裡濃睡，你也可不必進來。你偏趕到此時進來擾亂。你還眼淚汪汪，不知你是怎麼個心意，難道說你哭，這病便哭好了麼！你不想，我此刻身體不比平日，往往胡言亂語，夢魂不定，再加你常來驚嚇，我這病可也就快了。從此你倒少要進我書房，我還安靜些。」這周公子夢寐之間，錯把蒼頭當作小姐拉扯，醒悟過來自覺羞愧，故此先給蒼頭一個雷頭風，拿話將蒼頭壓回去，使他不能開口，就可將這錯兒掩過去，免的蒼頭拿話戳他的心病。

誰知那蒼頭為主之心棒打不回，見公子這等發怒，並不理論，仍是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老奴前來，有話回稟公子。適才因眾長工、佃戶至果園去找妖怪，妖怪卻無蹤影。那柳樹上卻掛著延壽兒的衣服，可見這孩子實是被妖精吃了。這也是老奴命該如此。眾人已將他埋在果木園了，老奴特來回稟。不意公子把老奴當小姐稱呼，想來公子之病，也是被妖迷惑。不然，公子萬不至此虛危。如今隱微既露，性命要緊。公子倒不必羞口難開，快將這本末原由說明了，咱這裡好派人尋找妖精。再者，有個迎喜觀的老道，人稱他為王半仙，此人善能調理沉痾，最能驅除妖孽。將他請來調治也可。」

公子聽到這裡，甚是不悅，心裡想著：「若依他們的主意，不用說踏罡步鬥、念咒畫符的攪亂個坐臥不安，就是明燈蠟燭，晝夜的胡鬧，胡小姐也自然不能往來。即使不是妖精，也難至此相會。他兒子叫妖精吃了，說我這病也係妖精鬧的，豈不是故意的拆散姻緣？莫若我仍然不吐實話，說些夙不信邪的言詞，將老厭物止住，免得胡小姐來不了，不放心。」想罷，便面帶不悅，手指著蒼頭說：「你在我周家一兩輩子的人，難道說你連規矩記不清？從來不准以邪招邪，信妖信鬼的。延壽兒雖說被害，你准知是何畜類吃了？難道說這一定就是妖怪？如今你領著頭兒無事生非，你這是瞧著我不懂甚麼，故意不與我相一。這何曾是與我治病，竟是與我追命呢。你這麼大歲數，甚事沒經煉過？為何將那摟局賣當的老道弄來誑騙銀錢？我耳朵一軟，豈不叫你們鬧個翻江攪海。我是不能依你的。」

這老蒼頭乃是一片實心為公子治病，有妖精也是眼見的實事，況且延壽被害眾人皆知，故老蒼頭好意來回稟，不料公子仍說出些乖謬之言，也不查問延壽被害原由，只說一些不信邪的話遮蓋。蒼頭明知他是護短，但是忠心為主。後又勉強說道：「公子既以正大存心，諒有妖邪也不敢侵犯。還是老奴昏聩，失於檢點。公子不必著急，待老奴到前邊命廚下或是煎點好湯，或是煮點粥飯，公子好些須多用點飲食，這身子也就健壯的快了。」言罷，老蒼頭抽身向外而去。

剩下公子，自己暗想：「適才機關洩漏，大概被他參透。但他勸我，給我治病，卻都是人意，惟有他說我是妖怪纏繞，叫人實在可惱。現在明明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偏要說他會變妖怪，在果園吃了延壽兒。據我說，似胡小姐這樣嬌柔，桃腮櫻口，別說一個活人叫他吞了，就是那岔眼的東西，他也未必能咽得下去。況且我們二人雖說私自期會，情深義重，猶如結髮夫妻。如此多日，絲毫未見似妖精樣式。縱然真是妖怪，他見我與他這等恩愛，絕不能瞞這等嚴密，不對我明言。他又並無害我的形跡，怎麼說他一定是妖精呢？今晚他來時，我且用話盤問，果然察出他是妖精來，再與他好離好散，免的耳常聽瑣碎之話。他們不說見我有病疑心，反說我被妖精纏繞，真乃豈有此理！」自己想罷，仍仰臥在榻上，閉目養神。

且說蒼頭來到前面，見眾人仍復相聚，便對眾言道：「方才將請王半仙的話對公子稟明，誰知咱公子執迷不醒，將我呵叱了幾句，反說我無事生非。我想，眾位吃罷飯暫且散去，將這些鳥槍等物先留在此，候晚上咱再聚齊，背著公子佈置妥當，仍然努力擒妖怪。」眾人道：「這話也可。無奈就怕捉不著倒鬧大了。又不令請王半仙，將來何以除根？我們倒給你老人家想了個善全的主意：莫若老管家速速托兩個媒人，與公子早早定親。到那時，將公子搬到外邊宅裡，有了人陪伴，妖精或者也就不敢來了。即使妖精仍然不退，咱公子正在宴爾新婚，娘子若再美貌，公子果然如意，戀著這個新人，也就許將妖精丟開。那時公子心內冷落了他，省悟過來，自然的就叫找人捉他了。況且，公子也大了，也可以結親了，趁這機會，卻倒兩全其美。」蒼頭聽罷：「你們眾位說的雖然不錯，無奈其中仍有不妥之處。咱公子偷著私會的必定十分美麗。倘若定的親比不上，公子一定怪罪。再者，他們私自期會的，倘若是人，他見另娶了親，或者恐人笑話，不敢明來攪鬧，雖然吃醋，不過在心裡。看起來，公子所與的明是妖狐幻化，婦人吃醋尚不容易阻止，何況妖精本就鬧的很亂，再加上醋，豈不更鬧的凶了。到那時，公子果然明白，還覺易處，倘若他再幫著搗亂，這事豈不更難辦了嗎！莫若眾位仍先散去，到日落之後，在書院四面圍繞。見著妖精，咱就動手。你們說好不好？」眾人說：「候晚間聽老管家分撥就是了。」於是眾人仍去各人料理各人活計。

蒼頭自己不禁心中想道：

延壽兒一死，叫人可怕。這宗事，看來把我害殺。思公子，身長大，淫邪事，破身家。所以我若勸他，誰知他反將惡語來把我壓。眼睜睜病勢大，無故的說胡話，呼小姐，情由差，虛弱的身子竟將我拉。兄也無，弟也寡，眼珠兒，就是他。老爺死，有誰查？入邪途，把正道岔，明明的一塊美玉有了瑕。一聽我勸的話，使性子把怒髮，幾乎的將我罵。真賽過當犬馬，並不管人的委曲，胡把錯抓。我欲想把手撒，大小事全丟下，不當這老管家倒乾淨無牽掛。就只是難對恩主付托的意。還得把主意打。諒妖精不肯罷。商量個妥當法，今夜裡防備下，等著來相褻狎，好令人冒猛出來把怪物拿。

老蒼頭自己思想了一回，看了看太陽將落，便忙派人將那些莊漢找至宅內。眾人俱已來齊，恰到黃昏時候。遂吩咐眾長工、佃戶說：「爾等諸人，今晚須要分作兩班。前半夜巡更的，到後半夜睡覺；後半夜巡更的，前半夜先睡。大家都要留心。如若見著妖怪，暗暗俱都喚醒，好聚在一處。」眾莊漢個個俱遵調派，一直來到書院，手拿器械，布散了個嚴密。這正是：

漁翁拋下針和線，專等游魚暗上鉤。

不知眾人能傷著玉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